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二目次

讜直

宋二

太子詹事陳邦彥良翰　禮部侍郎陳國佐公輔

中書舍人潘子駿良貴　起居舍人薛德老徽言

中書舍人程致道俱　吏部尚書吳正仲表臣

御史中丞何伯壽鑄　徽猷閣待制李延仲陵

殿中侍御史江元壽躋從子溥溥子公亮附

司農少卿莫濟　吏部侍郎凌季文景夏

吏部尚書何通遠溥　監察御史樊茂實光遠

淮東提舉任元受盡言　工部尚書張大猷闡

國子博士徐子雲嚴　監察御史沈元簡大廉

吏部侍郎胡嘉言　　禮部尚書蔣世修繼周

諫議大夫梁元功仲敏　　禮部尚書胡周伯沂

左司諫王顗彥庭秀　　監察御史婁陟明寅亮

吏部尚書陳天與良祐　　兵部尚書薛象先叔似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二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二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澄原嗣端父閱

讜直

宋二

吏部尚書虞經臣策

虞策字經臣錢塘人登進士第調台州推官知烏程縣擢提舉利州路常平湖南轉運判官元祐五年召爲監察御史進右正言數上書論事時西夏未順命策言今

邊備解弛、戎政不修古之人善鎮靜者警備甚密務持重者謀在其中未有鹵莽疏闊而曰吾鎮靜吾持重者又乞詔内而省曹寺監、外而監司守令各得以職陳朝政闕失百姓疾苦會星文有變、乞順天愛民、警戒萬事、思治心修身之道勿以宴安爲樂、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權給事中、禮部侍郎曾肇以議北郊事、與朝論不合、免爲徐州策還其命以爲肇禮官也不當以議禮得罪、不從、帝親政、策條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御史、起居郎、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

改杭州過闕留爲戶部侍郎歷刑部戶部尚書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入爲吏部尚書疏奏徽宗請深裁浮冗以寬用度屬疾祈外加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卒於道年六十六贈正議大夫弟奕自有傳

禮部尚書豐相之稷

豐稷字相之鄞人登第爲穀城令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爲稷獨神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丘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伏

感靈尚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治參知政事章敦請託事無所移撓出倅陳州徙著作佐郎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成都路刑獄哲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時劉奉世冊立夏國嗣子乾順而乾順來賀坤成節奉世遽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楊荊二王為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錦茵稷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奢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旣退御史趙屼謂曰聞君言使屼汗流浹背改國子司業歷祭酒除刑部侍　兼侍讀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

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承勛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祗天威總正萬事以消災祥帝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褫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出知潁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

必有高論、穆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而陳
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穆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
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
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錄亂神宗實錄、今方修
哲宗實錄、願申飭之、時宦官漸盛、穆懷唐書仇士良傳
讀於帝前數行、帝曰、已諭、穆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
布得助嬖暱、將拜相、穆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
兼侍讀、布遂相、穆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
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哲宗升附、

議大臣配饗稷以為當用司馬光呂公著趣謂二人嘗得罪不可用稷曰此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饗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己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使近習擅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稷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迕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謚曰清敏初文彥博嘗品稷為

人似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名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稿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

左正言陳秀實禾

陳禾字秀實鄞人舉元符進士累遷國子博士時方以傳註記問為學禾始崇尚義理黜抑浮華入對稱旨擢監察御史時天下久平武備寬弛東南尤甚禾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或指為生事格不下其後盜起人服其先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中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

臣胥用事御史中丞盧沆表裏爲奸擠排側目衣曰此國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拜命首抗疏劾賈復劾經臣怙寵用權誇炫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奈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衣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衣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曾今

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留此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遇赦得自便還里初陳瓘歸自嶺外居於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京罪執詣闕瓘亦就逮經臣蒞其獄檄禾取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遂坐瓘黨停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移知和州改秀州王黼新得

政、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耳、黼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爲壽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餽之不受、貫怒歸而譖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耶、久之、知舒州、命下而卒、贈中大夫、謚文介、禾性不苟合、立朝挺挺有風操、有易傳九卷、春秋傳十二卷、行於世、

左司員外郎江民表公望

江公望字民表、嚴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

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傾天下財以爲私惠、公望以爲天子登極大赦、將與天下更始、故一切與民、豈容古行私惠於其間、乃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爲可信、若挾情肆誣、快私忿以罔上聽、不可不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仇、此小人之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豈忠臣乎、又上疏曰、自哲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爲流俗

之談不恤時事必指爲横議借威權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動人主使天下駭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鈎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斥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渝之棄皇天后土何內苑稍畜珍禽異獸公望方言非初政所

宜它日入對帝曰已繼遣之矣惟一白鷳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柱杖逐鷳鷳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坐論救蔡府獄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出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家卒建炎末與陳瓘同贈右諫議大夫

禮部侍郎衛商彥膚敏

衛膚敏字商彥秀州華亭人登宣和元年進士歷官秘書省校書郎假給事中使金行及燕還許亢宗還語金國事曰彼且大入其勢不可往膚敏至燕報愈急衆

懼不敢進虜斂此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金國知其兵已舉殊不爲怵及將還金人口答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虜斂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隣國論難往返卒易以璽金人積不悅中道羈留靖康初始還進三官遷吏部員外郎建炎元年遷衛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埤浚隍徙民入城爲清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請正前日屈節敵人與委質僞命者宜次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其次竄

殛。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俾祠祿，以塵班列。又言今二帝北遷，寰宇痛心，願陛下愈自貶損，不忘報雪，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嬪御，斥聲樂，以至歲時上壽、春秋錫宴，一切罷之，雖享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兩宮還闕，然後復常，庶幾精誠昭格，天地感動，人心。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奏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或戾祖宗成憲者，皆許執奏。時后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膚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而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人。膚敏

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叅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以臣爲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爲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於司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諭膚敏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膚敏猶不拜居家踰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除從官膚敏始拜命又言中書根本之地舍人所掌不特

演綸而已凡命令不合公議者率封還之會知貢舉坐註誤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洞霄宮三年召赴行在時帝次平江膚敏入見言及時事泣下帝亦泣曰卿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膚敏謝曰臣頃嘗三爲陛下言揚州非駐蹕之地乞早幸江寧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須事定亟還金陵因陳所以守長江之策帝善其言翌日再對得疾然猶力疾扈蹕至臨安俄除刑部侍郎未拜請告歸華亭就醫許之遷禮部侍郎初膚敏久疾臥舟中不能朝時苗劉之變帝未反正宰相朱勝非言

隆祐太后以膚敏稱疾坐觀成敗無人臣節及李綱明
其非僞云年四十九特贈大中大夫

吏部尚書劉希范珏

劉珏字希范長興人崇寧五年進士擢監察御史坐言
事知舒州留爲主客員外郎靖康初除中書舍人陳十
開端之戒時李綱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中書舍人安
扶持不可珏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州之敗皆不免
黜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衄宜降
黜以示懲戒綱改宮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珏持兩端爲

綱游說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元年復召爲中書舍人至泗州上言金人尚有屯河北者萬一猖獗而南六飛豈能無警乞早賜行幸西兵驍勇宜留以爲衛西京舟船恐金人藉以爲用並令東下時李綱已議營南陽珏未知也既至極言南陽兵弱財單乘輿無所取給乞駐蹕金陵以待敵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帝遂如揚州遷給事中論內降僭賞二事曰陛下以前朝房臨而建承慶院議者以爲營造寖廣以隆祐太后時有御筆議者以爲內降數出蓋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內侍

此人言所以精審也嘗錄悉歸有司中旨皆許執奏則衆論息矣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言淮甸備敵兵食爲先今以降卒爲見兵以糴本爲見糧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人果乘虛大入帝至如臨安以久雨詔求直言玨疏論消天變收人心數事詞極激切并陳荆陝江淮守禦之略願申詔大臣悉屏細務惟謀守禦自京及荆淮之郡置大帥屯勁兵命沿江之守各上措畫之方明斥堠設險阻節大府之出廣大農之入檢察戰艦而習之則守禦詳盡

人心安而天意回矣遷吏部尚書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珏爲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珏奉太后退保䖍州上書自劾踰嶺俟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尋責授秘書少監貶衡州未幾卒年五十五紹興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有吳興集三十卷

侍御史章德文服子休孫肯堅附

章服字德文永康人紹興二年進士歷官朝請郎知建州軍糧久不給軍人洶洶爭走訴馬前時庫錢不能三

萬緡服徐諭之曰汝輩第歸營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
按稅籍得豪民奸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教條
寬科率與吏民相安於法守而州以大治改知鄂州州
額秋租纔五千而上供至萬斛他須稱是服按酒稅籍
得贏錢立辦人以爲神而服戚焉若不自得也改提舉
兩浙常平除吏部員外郎再遷侍御史上言祖宗之大
仇未報中原之故地未服嘗膽之志可少忘乎歛好常
敗於變詐師旅或輿於無名歃血之好可以恃乎至於
淮堧瘡痍江浙飢饉邦財未裕軍政久隳士風壞於奔

蔑朝綱撓於私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說參訂其可行者初朝廷常簡諸路廂禁獄軍就閱行在所籍爲忠勇軍約以防秋遣還所在郡久留未遣軍人不堪相率詣臺自言服爲移牒樞密院不報即上言足食足兵爲政之先務聖人以爲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上語服曰此軍朕所自閱費不知限數而欲盡遣邪服曰臣所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耳上曰然則當盡遣乎服曰

今逃數雖可掩而人人心動一旦突營迸裂不捕則廢法捕之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為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服又上言今逃數已不可掩急遣又慮無及上曰前月議猶未定服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為朝廷惜此舉動耳樞臣說合聖意得無侮乎上頷之曰更當徐議虞允文時知樞密院事一日召感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盡逃無留者又相與拒閘不可捕將校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服遂上章併劾允文挾私任情連章不已允文竟罷去中宮

梁彥俊幹辦皇城司轉官不行臺諫服劾其廢法彥俊坐論贖會服除吏部侍郎辭免彥俊摘其章有不遜語上大怒謫判汀州居住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也得旨放還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年六十八子沐淳熙甲辰進士歷官右文殿修撰時陳賈貶道學沐與劉光祖極論道學之正光宗嘉納及趙汝愚罷相沐復與章穎抗疏劾韓侂胄坐罷官歸寶慶間召爲宗正少卿兼侍講卒贈少師沐子堉咸淳末都城失守浙東諸郡多陷時衞益二王在福州堉念自祖服以來世受國

恩與弟堅捐家貲募忠勇得義勇數千收復婺城制置使李珏以聞授堉直秘閣知婺州堅主管官誥通判衢州與元兵力戰於丁泉山援絕城陷堉與堅皆死之永嘉呉洪傳其事

參知政事沈必先與求

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官明州通判以薦召對除監察御史疏論執政不報遷兵部員外郎自劾以為言狥不當不應得遷上乃行其言除殿中侍御史上在會稽或勸幸饒信有急則入閩與求以

爲今日根本正在江浙宜進都建康以圖恢復論范宗尹年少爲相恐誤國事上不悅以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罷召還再除侍御史時方多事百司稽違與求援元豐舊制請許臺諫官彈奏上從之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凡范宗尹所引用者將悉論出之與求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皆視宰相出處爲進退今當別人才邪正而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哉人服其言遷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諸將各擁重兵與求言漢有南北軍唐用府兵彼此相維使無偏重之勢今兵權不在

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行文字而
已願詔大臣益修兵政助成中興之勢浙西安撫劉光
世來朝以繒帛方物來獻上已分乞六宮與求奏今爲
何時而有此獻時已暮疏入上命追取斥還諜報劉豫
在淮陽造舟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與求言使賊
舟至此則入吾腹心之地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
泰州石港通州料角崇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
至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湍險必得沙上
水手方能轉運宜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優給錢

糧而存養之以備緩急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論後幾四百奏其言切直自敵已巳下有不能堪者上時有所訓勅每曰汝不識沈中丞耶遷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五年兼權知樞密院事時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爲名言知泰州邵彪及其營田利害事乞送尚書省有旨從之與求不能平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耶六年張浚復欲出視師不告之同列及得旨乃退而歎曰此大事也吾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丐祠罷出知明州七年召同知樞密院事無何薨贈銀青光祿大夫謚

冂忠敏

中書舍人劉行簡一止 弟寧止附

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試太學有司欲舉八行一止曰行者士之常不就登進士第歷官勅令所删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輪對稱旨除中書省校書郎考兩浙類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同列皆患無其人一止出一卷曰是眞爲首啓號乃張九成也衆皆厭服遷監察御史時庶事草創有司以吏所省記爲法吏並緣爲姦一止曰法令具在吏猶得舞文矧一切聽其省記所欲

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與奪在其牙頰患可勝言哉請以省記之文刊定頒行庶幾絕姦吏弄法受財之弊從之踰年而書成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宜王內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費未見所當急也又謂人才進用太遽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外官雖有異能不見召用非軍事而起復皆倖門不塞之故請選近臣曉財利倣唐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後多采用其言遷起居郎奏

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繇六察遷二史祖宗時有幾一止謝先朝惟張徽李悅耳因極陳堂吏宦官之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祠部郎知袁州復除起居郎擢中書舍人兼侍講時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一止奏將以上書助和議驟自太府丞綴從班前此未有臣乃與將同命願并臣罷之不報遷給事中徐偉達者嘗事張邦昌爲郎得知池州一止言偉達既仕僞廷今付以郡無以示天下孟忠厚乞試郡一止言后族秉文如忠厚雖可爲郡他日有援例者何

以却之汪伯彥知宣州人覲詔以元帥府舊人特依見任執政給俸一止言伯彥誤國之罪天下共知以郡守而例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制待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帝皆為罷之於凡貴近之請雖小事亦論執不置御史中丞廖剛謂其僚曰臺當有言者皆為劉君先矣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一止同周葵薦呂廣問迎合李光罷提舉江州太平觀進敷文閣待制尋落職罷祠秦檜死召至國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冲澹寡欲嘗誨其

子曰吾平生通塞聽其自然惟機械不立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爲文不事纖刻制議坦明有體詔書一月數十輒辦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濫美怒肆罵坐之爲哉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來也有類稿五十卷從弟寧止字無虞登宣和進士歷官兩浙轉運判官苗傅劉正彥之變寧止自毘陵馳詣金陵見呂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帝復位除右司郎中給事中歷遷右文殿修撰言京口控扼大江爲浙西門戶請分常州江陰

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司庶防秋時沿江號令歸一可以固守陛顯謨閣提舉太平觀卒寧止有文名慨慷喜論事當艱難時上書言闕失指切隱微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錄復賢良方正科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倣唐制宰執論事許諫官執簡以從帝嘗稱寧止忠一止清有教忠堂類稿十卷

中書舍人舒伯原清國 子師皐附

舒清國字伯原西安人以上舍第甲科爲秀州司士曹召錄辟雍建炎初御史寇防撫諭江淮辟從事奉詔出

入盜賊間察官吏廉汚與兵民利病轉聞於上自館職轉對爲上所知稍遷南宮外郎言人柄天子所司勿使下移人材以宰相拜罷爲用舍是非内計單弱豈固根本計遷少奉常時議嘗命婦封誥淸國謂若爾倡優妾媵皆得爲命婦矣事遂寢權中書舍人議論不合以直龍圖閣奉祠者六年起知道州政務寬大民從便之滿復請祠卒子師皐亦爲道州守民從戴之如其父云

吏部尚書王仲行希呂

王希呂字仲行其先宿州人建炎間占籍嘉興第進士

授秘書省正字、時樞密張說以板授威屬擢用氣勢熏灼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出知廬州安集流散兵民賴焉累官吏部尚書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百廢具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天性剛勁嘗切論近習用事上變色欲起希呂挽御衣極言之居官廉潔歸老至無室廬上聞之賜錢造第以疾卒於家

徽猷閣待制陳德應槖

陳槖字德應餘姚人登政和上舍第調台州士曹吏掾天台臨海黃岩三邑遷新昌令皆以豈弟稱呂頤浩欲

援爲御史約一先見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召對改秩拜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出爲江西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賕橐首劾罷之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以司勳郎召累遷刑部侍郎時秦檜力主和議橐疏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遠涉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旣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耻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會此不爲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旣而金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橐復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

議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竊爲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每擧順率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爲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爲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人嘗謂歲幣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譎慫之謀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戢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容[illegible]

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
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
宗疆土可復矣檜銜之槖因力請去未幾金果渝盟除
徽猷閣待制知潁昌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槖
即日就道次壽春則潁已不守改處州又改廣州留鎮
三年民夷悅服卒爲檜所中致仕歸十二年而後卒年
六十六槖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世田廬悉推與兄弟
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及謝事歸剡中僑寓
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爲風土賦論會稽近

世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太子詹事陳邦彥良翰

陳良翰字邦彥臨海人登紹興五年進士第知瑞安縣俗號强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爐堂懸鏡耳召拜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褎新立求和而酾中原舊人多求歸詔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和而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張浚單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爭獻防江

策良翰言當固藩籬專委任今合淮防江却地奪便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閫外事誤矣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況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爲言而歸之湯思退主遣小使盧仲賢李拭往良翰言仲賢輕儇無耻拭自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議論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與張浚議事乖牾良翰劾之上曰正志亦無罪良翰言陛下使浚守淮則任浚爲重

一郎官爲輕且正志居中後必爲去就上悟出正志爲福建漕運李棫不敢涉淮良翰奏奪其官仲賢至汴竟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金要我割四郡屯兵以歸之是不折一矢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决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遂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遂以胡昉楊由義爲審議官與

敵議四郡不合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論正言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斥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謇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朕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爲朕論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縱無全才寧取樸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痴將誤國且謇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

良翰言賊兩淮既撤備金人大入孝宗始深悔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召良翰爲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荆襄趨韓魏江淮擣青徐此今日大計四川既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稱善進給事中攺禮部侍郎不拜進太子詹事既見上屬以調護之責部兼侍講未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諡獻肅

禮部侍郎陳國佐公輔

陳公輔字國佐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視之公輔絕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權要移公輔越州累遷秘書郎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顏為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覿為纂修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麗以進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人臣中樸茂純直能安貧守

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
廉耻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徽宗渡江未還
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迎奉欽宗嘉
之擢爲右司諫孟夏享景靈宮遂幸陽德祐神觀公輔
諫不當如平時事游宴論蔡京父子懷姦誤國終未行
遣今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詔謫京
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復陳三事其一言李綱
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
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馮澥

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魏矼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監合州稅高宗即位召還除尚書左司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學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聖君賢

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纂
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
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
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
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後授左司諫
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喜其
深得諫臣體賜三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
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悃時有詔將駐蹕建康公輔上
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選大臣鎮淮西增兵將守要害使

西遷鄂岳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遷尚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稍侵公輔因力請祠升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卒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

中書舍人潘子賤良貴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爲國子博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誘知名士良貴屹然獨立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東路常平靖康元年召還賜對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㮚唐恪

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持危扶顛之
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語徹於外當
國者指爲狂率黜監信州汭口排岸高宗即位召爲左
司諫既見請誅爲黨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則敵人不敢
輕議宋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迺
幸淮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黄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改除
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宮越數年復除
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
人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

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起爲中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頗褻良貴故善子諲是日攝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高宗顧良貴曰是朕問之又諭子諲且欵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高宗色變閤門并彈之於是二人俱待罪有旨良貴放罪子諲無罪可待良貴求去

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朞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坐嘗與通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爲也其諫疏多焚稿僅存雜著十五卷新安朱熹爲之序

起居舍人薛德老徽言

薛徽言字德老永嘉人少從胡文定學清介特立有風

節登建炎進士第授劒南司法高宗幸承嘉以書上中丞趙鼎鼎期以國士遂薦爲樞密院計議官高宗在戎馬間常讀通鑑敘言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誠能鑒古今成敗力行之天下幸甚紹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敘言在選中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時郴道桂陽旱飢敘言請於朝不待報即諭漕臣發衡永米以賑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所刺舉二十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呂頤浩以敘言擅易守臣而移用經制銀出知興國軍入爲郎遷右司諫擢起居舍人時秦檜與金人議和敘

言與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
上前論和議言直前引義固爭反覆數刻中寒疾而卒
高宗念之賻絹百疋特與遺表恩

中書舍人程致道俱

程俱字致道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潤甫恩補蘇
州吳江主簿歷官著作佐郎宣和二年上舍出身除禮
部郎建炎中爲太常少卿知秀州紹興初始置秘書省
召俱爲少監奏修日歷秘書長貳得預修纂自俱始時
庶事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摭三館舊聞比次爲

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權中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達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實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迴而恢復乎徐俯爲諫議大夫俱繳還以爲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昔唐元稹爲荆南判司忽命從中出

召爲省郎使知制誥遂暄朝聽時謂監軍崔潭峻之所引也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爲警策臣恐外人以此爲疑仰累聖德陛下誠知俯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後二日俱爲言者論罷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除徽猷閣待制俱晚病風痺秦檜薦俱領史事除提舉萬壽觀實錄院修撰使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年六十七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於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畏避其爲文典雅宏奥爲世所稱

吏部尚書吳正仲表臣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擢通州司
理累官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
表臣請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
兵以守險阻集海船以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鄉儒
學表臣乞選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偽
邊防利害詳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邇臣有請用蔡京
王黼之黨者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斥責執
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為天子耳目所以防
壅蔽杜姦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

也請還與求以開言路府防秋議選守邊者患乏才表臣曰唐蕭復言於德宗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敢臣節韋皐幕府下僚獨建忠義以皐代少游鎭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皐名職官卑爲疑今取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并衆力略亦堪銜伏於是陳敘等十數人宴以錄用久之以寵請補外加直秘閣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爲司勳郎中遷左司部百官陳裕國强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宰相擬表臣爲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給事中

帝如建康部表臣兼留司參議官除中書舍人進兵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傅兼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甚進卿之力也徙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使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答又以議大禮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賑貸之然後以聞課最除敷文閣待制請祠進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年六十七表臣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鄉論推其清約

御史中丞何伯壽鑄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政和五年進士歷官州縣召拜監察御史尋遷殿中侍御史時遷溫州諸宮殿神像於湖州有司迎奉所過騷然鑄言孝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海之懽心浙東旱荒若加勤動恐道路怨咨乞務從簡約不得過騷擾疏奏其事遂已擢右諫議大夫論中興之功在於立志天下之事濟否在於思與不思願陛下事無大小精思熟慮求其至當而行如是則事無過舉矣尋拜御史中丞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其異已欲除之脅飛故

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寃白之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彊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飛死獄中子雲斬於市檜銜鑄將金遣蕭毅邢具瞻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宮未返太后鑾輿尚遷溯方非大臣不可祈請乃以鑄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爲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顏真卿使李希烈也然君命不可辭

既返命檜諷万俟卨使論鑄私岳飛爲不反欲竄諸嶺表帝不從止謫徽州時有使金者還言金人問鑄安在曾用否於是復知温州未幾以端明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力辭乃再遣使金使事秘而不傳既歸報帝復許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月提舉太平興國宫卒年六十五鑄孝友廉儉既貴無屋可居止寓佛寺死後四十餘年始追諡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改諡恭敏

徽猷閣待制李延仲陵

季陵字延仲，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遷太學博士，歷官比部員外郎，建炎二年，遷太常少卿，金人南侵，帝幸杭州，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奉九廟神主負之以行，拜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言防秋已迫，願陛下先定兵衛及扈從之臣，萬一敵勢猖獗，便當整駕親按營壘，召諸道兵以為援，留將相大臣，相率死守，勿效前日百官跣足奔竄，以扈蹕為名，棄城池以予敵，使生靈墮塗炭，財用填溝壑，時張浚為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陵論其太專，忤旨，罷為徽猷閣待制，知溫州，後為中書舍人，入

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爲可朝廷以爲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爲不可朝廷以爲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知任賢自張慤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

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效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陜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邪以至賜姓氏改寺額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陜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歛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以舒民力

而師旅方興罪巳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朱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陵言金人往年休士馬於燕山次年移河北又次年移京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若頤浩既去勝非未至敵人南向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更擇賢副預爲經畫以待今日非論安危實論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詔劉洪道趣往池州措置江

防除戶部侍郎尋以言罷提舉杭州洞霄宮未幾復右文殿修撰紹興二年詔內外官言事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誥牒非彊以予民則莫售師旅糧草非彊取於民則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值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暖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鬭志賊至則僞言退保賊去則僞言收復遇敗以千爲一遇勝以一爲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

五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荊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太府者無幾夫強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戶隨行一聞賊至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祗辦走耳當議者一擄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過當議者二所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竭取民以奉之當議者三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當議者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目功賞當議者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以作士氣則軍政立

後徽猷閣待制帥廣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號作亂俊入境誘其徒曾袞令以功贖罪不旬月擒之在官三年卒年五十有五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

殿中侍御史江元壽蹄從子溥溥子公亮附

江蹄字元壽江山人吳越御史景防之五世孫第進士累官殿中侍御史在朝論事以正心誠意爲本紹興初卒全臺攻丞相朱勝非更五六疏忤旨一時俱罷後高宗思之賜手詔召爲司農卿未及用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從子溥字叔源紹興十五年進士除襄陽教授乃捜

輯所見成備邊書上於朝帝異之擢太府丞兼左曹郎官歷遷右司郎中拜殿中侍御史前後所上凡八十疏上益嘉其忠會妨柄臣改太府卿出爲慶元路提點刑獄公事陞秘書閣修撰移京西路計度轉運副使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濤資性忠亮疾惡如讐多爲當事所怒而上獨知之顧謂之曰如江濤者朕自擢用郎晉謁臺端入謝復面諭之曰朕知卿有守不忘廷諍故特以命卿溥感知遇益明目張膽無所諱忌直聲獵獵時魏邸親吏馬枚朋游娼奸竊弄府柄嘗縛私居嬌令役民屋

摧壓死者十三人傷者倍之閱月而上不聞溥奉白簡彈之請以次第議罪上覽疏喜甚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不謂卿能如此亟從無少忤於是權貴歛迹一時稱爲真御史子公亮任四川提刑清亮有父風

司農少卿莫濟

莫濟歸安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歷官司農少卿初爲給事中李衡爲侍御史論張說不行致仕而歸濟不畫勅直學士周必大不草制諫官王希呂相繼論奏不報同時去國當時賦四賢詩以美之

吏部侍郎凌季文景夏

凌景夏字季文餘杭人紹興二年對策第二呂頤浩稱其詞勝於張九成任紹興府觀察推官帥綦崇禮薦於上擢秘書正字遷著作佐郎與館職吳璟朱松張廣常明范如珪等六人共奏封事言和議非便秦檜憾之除工部員外郎斥知外郡未幾落職家食者十餘年檜死除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景夏言紹興二十一年詔臨安府見推排等第依在京例與免今有司乃以和買役錢難以減放止與西北流寓人獨除土著人戶反成偏

重夫士著流寓皆陛下赤子德澤之施實先京師契勘兩縣在城營運浮財物力所輸和買絹段止二千六百餘匹望依已降指揮並與蠲免庶使德澤無偏詔令有信上從之遷中書舍人未幾直龍圖閣知撫州遷知襄陽府知郢州奏免程昌禹所增蔡州官兵衣糧六萬四千餘緡詔減四分之一徙宜州加集賢殿修撰除吏部侍郎言吏部七司有法有例法可按籍而觀例則散於案牘之中匿於吏胥之手官有去來不能遍知故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決之才不復致議臣愚以為吏部

七司宜置例冊凡經取旨或堂白者每一事已命郎官畫時擬定長貳書之於冊以爲例每半年則上於尚書用印給下如此則前予決悉在有司之目猾吏無以肆巧銓綜漸以平允詔從其言

吏部尚書何通遠溥

何溥字通遠永嘉人試禮部第一登紹興進士第歷臨安府學教授授删定官出通判婺州忤秦檜罷檜死以薦除監察御史遷左正言右司諫彈劾不避除諫議大夫首論將帥不治兵而治財戰鬭之士變爲商賈繼劾

鎮江都統制劉寶及吏部侍郎沈介又率同列攻丞相湯思退俱罷之在言路六年知無不言號爲稱職除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屬時軍事旁午羽檄交馳而因事成文各盡其妙以疾請補外授龍圖閣學士優游里居歲餘卒於家

監察御史樊茂實光遠

樊光遠字茂實錢塘人少從張九成學紹興五年南省奏名第一除秘書省正字上疏言臣竊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以金人詭詐爲可憂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

信其詭詐實深可懼也臣願陛下勿以得地爲喜而常以爲憂勿罪忠讜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諂進之門勿盡民力宜愛惜之以固根本勿沮士氣宜聳動之以備緩急秦檜將遂休兵罷爲閬州教授尋召爲秘書丞引對言頃年大臣挾權修怨不平其心臺諫之所排擊法寺之所鍛鍊告訐之所中傷其間又有因責降而死者其子孫無一命之祿宜許令自陳與復官職錄其子孫上曰善除監察御史工部員外郎尋請補外知興化軍除福建路提點刑獄徙知嚴州時三衢誘掠近

郡平民爲軍光遠奏乞禁止令後遇有缺額均下諸州
軍招塡詔三衙自今止見管兵爲額光遠又言本州歲
輸御爐炭七萬四千五百斤而不償民間之直上亟爲
罷之

淮東提舉任元受盡言

任盡言字元受秀州華亭人與兄質言同舉進士居下
僚論事慷慨秦檜死朝廷懲言路壅塞召湯鵬舉爲臺
官盡言投啓賀之云每媿朱雲之請劒未聞林甫之斷
棺鵬舉以白上上始黜檜姻黨釋趙鼎子汾及李孟堅

等公道大明盡言之助也洞聖學精粹為位辨官[illegible]
哀疏讀者感泣岳珂載啓疏於程史謂其忠不忘君[illegible]
不蔽奸官止淮東提舉所著有小醜集行於世

工部尚書張大猷闡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
掾李囘帥江西席益帥湖南皆辟置幕下羣盗據洞庭
官軍多西北人不閑水戰闡建策造戰艦以大艦為營
小艦出戰乘水涸直擣賊巢賊勢以衰紹興十年詔侍
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闡聞召對時金人議和

歸關中地關首言關中必爭之地古號天府顧固守以
蔽巴蜀爾中原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時
諸將恃功邀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單寡
闡上疏極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
以益禁旅皆如闡言遷秘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
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已意嘗謂闡曰秘書久次欲以臺
中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秘書幸矣檜默
然竟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歷泉衢二州通判一語不合
斥外者十餘年入爲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孝

宗在王邸妙選宮僚謂莊重老成無踰聞者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贊讀三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荆湖盜起詔侍從臺諫條陳弭災禦盜之術聞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道路臣願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漁奪之禍彼於編籍臣願陛下嚴贓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放復征寬大之澤例為虛文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又

言金主亮將入犯宜守要害防海道三邊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納面諭曰卿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誓書厥不忍渝也遷將作監宗正少卿孝宗即位權工部侍郎是歲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闕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闕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斥權幸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隆興元年真拜工部侍郎時數易臺諫闕力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闕曰唐德宗疑姜公輔

為賁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為鑒金人求和帝與闡議闡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欺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帝記賁直之語謂胡銓亦及此朕非拒諫者辨是非耳闡曰聖度當如天奈何與臣下爭名帝曰卿言是也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讀帝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二員遞宿學士院以備顧問闡入對尤數屢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二年闡請益力乃除顯謨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陛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讐棄四州則失中原之

心遺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帝眷益篤諭以秋涼復召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年七十四特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主和議羣言勃勃不平檜既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間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讐不可和者惟胡右史銓張尚書闡耳

國子博士徐子雲履

徐履字子雲一字少卿瑞安人倜儻有大志每尚氣節

紹興戊辰省試第一時秦檜專權力主和議朝野反目履不勝憤廷試對策斥其奸佞策後託以心恙爲迷妄失次語略云陛下之天下即履之天下安得不爲陛下盡心乎朝臣視之愕然高宗憫其徑直命置榜末履賦詩有黃榜若還顛倒讀徐履依然是狀元之句聞者笑之歷刪定官國子博士通判信州沿海制置司參議官所至有聲終朝請郎

監察御史沈元簡大燕

沈大燕字元簡瑞安人登建炎進士第歷遷樞密院計

議官紹興更化拜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顧望給事中周葵以封駁忤旨去職大鼐力陳其不可無何而中書舍人凌景夏和繼去大鼐復力言之俱不報自以不得其言求補外除直秘閣福建提刑一時公議翕然歸重越明年卒王十朋挽之曰能將一誠字了却百年身蓋其充拓於所學者有素云

吏部侍郎胡嘉言

胡嘉言壽昌人第進士歷官吏部侍郎以端亮聞與秦檜連姻而薄其行時檜力主和議排黜言者嘉言忿然

上疏力陳和議之非乞斬檜以謝天下、聞者縮頸、嘉言遂乞休歸、曰吾不忍與姦人同朝也、歸而開義塾置田以贍來學之士、先秦檜卒

禮部尚書蔣世修繼周

蔣繼周字世修、青田人、國子祭酒存誠之從孫也、七歲賦牧童詩、有回首一聲笛斜陽遠半山之句、甫冠登紹興進士第、歷館職二十餘年、奏對論事剴切、孝宗稱之曰、卿文大似陸贄、尋擢左司諫、知無不言、上親禮褒異有畫公無私之語、歷御史中丞禮部尚書、卒之日帝震

悼罷朝贈少師光祿大夫開國男謚文恭

右諫議大夫梁元功仲斂

梁仲斂字元功山陰人紹興初爲太府丞以周葵薦召對擢監察御史拜右諫議大夫仲斂居諫職久所論抗直無隱上或未悟必反覆開陳冀其聽納方止金虜入寇大將有潛遁者仲斂力請誅之大將坐遠斥士氣乃奮晩罷官居家尤篤風誼卒贈寶文閣學士

禮部尚書胡周伯沂

胡沂字周伯餘姚人宗伋子也六歲默誦五經不漏一

字稍長補太學選首與陳東伏闕上書對策陳中與縣丞者萬言擢甲科調秀州判官差宣州教授改衢州州將嘗與其父同官知沂貧無以養檄攝邑事沂謝絕之召對除正字四遷而爲右司諫遭母喪服除遷國子司業擢殿中侍御史時龍大淵曾覿以藩邸舊恩除知閤門使張震劉珙周必大相繼繳回辭命沂極論其市權招士請黜遠之未聽而諫官劉度坐抗論左遷沂累章益懇切且曰大淵覿不屏去安知無挪宗元劉禹錫輩撓節以從之者又論殿帥成閔二十罪遂落太尉娶州

居住、直聲震中外、初朝議用兵、沂以爲未可、已而有獻捷者、沂乃自劾、除直顯謨閣、主管崇道觀、召爲起居郎、累遷給事中、進對論命令當謹之於造命之初、上曰三代盛時如此、卿職在繳駁、事有當然、勿謂拂宰相而不言也、沂感知遇、益直言無諱、除吏部侍郎、兼尚書、出知處州、召爲太子詹事、上方屬意宮僚、而沂與王十朋、陳傅良、周操、與焉、議者謂極天下之選、累遷禮部尚書、連章丐歸、從之、兩用郊恩、累封餘姚縣開國子、卒年六十八、諡獻肅、沂學行淳篤、不欺暗室、對上言無所緣飾、郎

有所啓納未嘗關白郎上有所言沂亦不泄上亦緣此謂沂忠實喜獎善類一時名士如汪應辰周必大龔茂良葉顒輩皆沂所薦進其待人無防畛得喪避就人所䲧麁沂處之裕如所著書數十萬言奏議八卷世尤傳之

左司諫王穎彥庭秀

王庭秀字穎彥慈谿人與黃庭堅楊時游其學旁搜遠紹不苟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爲文辭俊邁宏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官州縣侍御史李光薦爲御

史臺檢法官宣和建康時進言皆發於忠義御史中丞言僞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爲臣而歸願褒擢之拜監察御史奏乞威斷當出於人主而所遣宣諭官當令舉廉吏又言刑名有疑慮者令州郡法官申憲司閱實具奏以取裁決遷殿中侍御史論黃潛善賣官售寵罷之無何而苗傅劉正彥爲逆廢高宗爲睿聖皇帝傳位太子太后垂簾聽政庭秀方審與大臣議興復計而忽傳太后旨睿聖皇帝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爲皇太姪庭秀即與大臣進議

以爲在廷公卿、百司羣吏、皆昔之臣屬、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則無所法、行之於今、則實逆天、或者謂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不然、昔舜之禪禹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也、唐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爲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於古、爲有法、行之於今爲得宜、太后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退與大中丞鄭瑴上疏力爭、太后召瑴與宰執同對簾前、瑴乞召庭秀太后諭曰、今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爾瑴奏曰、臣不

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亦未有旬月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令敬庭秀至都堂朱勝非出朱昕等所上書以示敬庭秀庭秀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布必召變尚書左丞張徵曰事勢至此豈爭此名位耶庭秀遂劾勝非微依違黨逆無大臣體遂出知瑞州右正言呂祉奏朝廷今月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復召爲吏部郎改左司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執議多不合

不自安、引疾求去、詔直秘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監察御史婁陟明寅亮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建炎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

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於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豈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鑾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悟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既入見復

上疏曰陛下轍迹所環六年於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者何哉天意若曰天祚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姦邪誤國而壞之將使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所以申其永命也臣誠狂妄去歲上章請陛下取太祖諸孫之賢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誤蒙采聽赦而不誅茲蓋在天之靈發悟聖心爲社稷計非愚臣之所及也伏望宣告大臣行之它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清閒不過增一節度使爾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聖之慮自然孝弟感通兩宮回

既得流萬世擢監察御史為秦檜所惡諷言者誣寅究匿父喪不舉下大理鞫問無實猶坐為族父冒占官戶罷職送吏部由是坐廢

吏部尚書陳天與良祐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遷起居郎尋除左司諫首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細民之急上閔積財何用能散可也慨然發內府白金數萬兩收換會子收銅版弗造軍民翕然未幾戶部得請改造五百萬又

奏陛下詔令在前不能持半歲久以此令民誰能信之豈有不印交子五百萬遂不可爲國乎時上鋭意圖治每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願賜省覽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卿亦當以魏徵自勉又奏公族貴戚椒房肺腑專利目禁願言戒勅左相蔣芾丁外艱詔起服良祐言起服非正禮今無疆場之事宜使之終喪遂寢遷諫議大夫再轉爲吏部尚書時議遣泛使請地良祐奏請地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拏禍結未

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之遠謀對君父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屢歲會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況此求陵寢地在其中襄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求釁必須遣使則所請欽宗梓宮猶爲有辭內侍不足何暇

事外過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淳熙四年起知嶽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而卒

兵部尚書薛象先叔似

薛叔似字象先永嘉人游太學解褐國子錄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

草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不張未免牽於無事苟安之說上默然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宰臣啓擬令侍從臺諫薦人上自除叔似左補闕叔似首劾宰相王淮去位屬金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立之機規模不存恐成五胡迭起之勢光宗受禪時傳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秖以重其玩侮望

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奮然開納俄以論罷主管沖祐觀尋除湖北運判召爲太常少卿守秘書監兼權戶部侍郎兼國用司參議官兩浙民有身丁錢叔似請於朝遂蠲之試吏部侍郎除兵部尚書充荊湖宣撫使皇甫斌師敗於唐州遂劾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侵光黃委總領陳謙按行五關發鄂卒守三關金果入寇時宣司兵戍襄陽都統趙淳副都統魏友諒與統制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尋以論奪職謫福州久之許自便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恭

冀叔似雅慕宋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鍾律

象數之學有稿二十卷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三終